



# 天井里的磨刀石

□陈康明

市声还未起来，磨刀声先到了。笃笃笃，沙沙沙。我提着菜篮子望过去，市场入口边上有个小摊，几把样刀摆着，纸牌上写着：“代磨各种刀具，价格面议。”

一个穿深蓝围裙、戴灰色袖套的男人正弯着腰，在一块油亮的磨刀石上推着一把菜刀。动作很慢，一推，一拉。

旁边等着的一位老太太见我停下，就念叨起来：“王师傅手艺好，什么刀都能磨得又亮又快。”另一位提着鸟笼的大爷也点头：“是啊，我昨天磨了三把刀，他才收两块钱。”磨刀人没接话，只把刀侧过来，眯眼用指肚刮了刮刃口，专心听着什么。

看着这弯腰磨刀的姿势，让我忽然走了神。市声和人流好像一下子退远了，我眼前浮出另一幅画面。

老家天井里有一张青石圆桌，桌上总搁着一块青灰色的磨刀石，那是

父亲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背回来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子过得简单，刀也不怎么常用。除了砍猪草的厚背刀和破竹篾的篾刀偶尔用得着，磨刀，就成了父亲定期要做的一件事。

每逢过节前，天还没亮父亲就起床了。他把家里的菜刀、柴刀、篾刀、剪刀，甚至削铅笔的小刀——所有带刃的都收拢到石桌旁。打一盆清水，挽起袖子，蹲下身就开始磨。邻居谁家刀钝了，他也笑眯眯接过来。人家夸他磨的刀好使，他也只是搓搓手，笑笑。

“嚯嚯”的磨刀声沉稳厚实，带着湿润的水汽，在天井的墙壁上撞出回响，又轻轻落下。我们几个孩子，经常躲在老屋后的黄葛树下，偷偷学他一起一伏的样子，觉得像在跳舞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们几个想去砍柏木桩做陀螺。邻居小明悄悄从家里拿来一把新菜刀。我抢着要试，使劲一砍，刀撞上树节，“啪”一声脆响，刃上顿时进出好几道缺口。大家都愣住了。小明一下子哭出来：“我妈非打死我不可！”我急中生智：“别怕，我家有磨刀石！”

我们冲回家，轮流浇水、用力磨。可那缺口纹丝不动。正着急，门响了，父亲背着一背萝卜回来。听我们说完，他没骂人，接过刀看了看：“别急。”

他蹲到石桌边，淋上水，先用粗的一面

磨缺口，一圈又一圈。再换细的那面。拇指不时刮过刃口，试它的薄厚。阳光照着他花白的鬓角和鼻尖。最后他直起身，把刀举到眼前——刃口亮汪汪的，缺口不见了。刀还给小明时，他说：“好了，快拿回去。记住，菜刀是切菜的，砍木头得用柴刀。”

从我记事起，那块磨刀石就在。后来我们搬了好几次家，父亲丢了很多旧东西，却一直带着它。他说：“好东西，带着踏实。”石头被磨得中间渐渐凹下去，两边微微隆起，像一个人微微驼下去的背。

父亲走了好些年。老家屋后的空地上，那块磨刀石还在，沉默地卧在草丛里，中间积着昨夜的雨水。

此刻我站在市场边，看着王师傅。他磨好刀，用旧布擦干净递给老人。对方付钱道谢，走了。又有人递来一把生锈的剪刀。

“嚯——嚯——”声音又响起来，沉稳、厚实，带着水汽。这平常的磨刀声，忽然像一条河，穿过几十年时光，从老家安静的天井，一直流到这喧闹的街角，把我整个人围住了。我心里暖了一下，又酸了一下。

原来有些石头，磨的是铁，留的却是念想。它磨利了刀，也磨去了时光，最后把自己磨成了记忆里——父亲再也直不起来的腰身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)



## 湘东南记(3首)

□简云斌

### 桂东万洋山

山那么高  
隔断江西与湖南  
风那么凉  
吹着云雾与孤单

有时你来  
可沐云，可摘星  
有时你来  
可读诗，可品茗

映山红才凋落  
厚朴花又盛开  
曾经遍野的红  
变成点点的白

只有野蔷薇  
紫泪噙满眼  
像永世的相思  
像今生的遗憾

### 汝城濂溪书院

天色向晚  
一场雨洒落书院  
淋湿了壁上青藤  
淋湿了柱间楹联  
只有你的雕像  
在雨中神色恬然

我的手指  
抚摸着你的书卷  
太极图透视万象  
爱莲说众口流传  
你说大道直行  
最珍贵莫过诚廉

你的叮嘱  
穿越了青瓦屋檐  
老朴树守护文脉  
布谷鸟鸣田间  
一座小院落  
安顿着华夏山川

### 醴陵釉下五彩瓷

需要最好的泥  
最好的釉与颜料  
最好的良辰与吉时

需要最好的手  
最好的火与力道  
最好的工笔与写意

需要最好的心  
最好的爱与表达  
最好的守护与坚持

才能成就一种色彩  
叫釉下五彩  
才能炼制一个名字  
叫醴陵瓷器

它是一个  
薄如蝉翼的梦  
它是一首  
涅槃重生的诗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# 轻候

□高峰

我在等人，却不知等谁  
脚步渐轻，漫入风里  
树荫轻晃，单薄如羽  
不是沉重坠落  
是刚触地的明亮，清冽又安静

我凝神聆听  
似空无一物，又似万物齐鸣  
每一声，都是天籁  
我细细收藏，不肯稍纵

指尖抚过皴裂的树皮  
嫩枝在苍老间悄然新生  
心，忽然澄澈  
仿佛生命，就此重启  
(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)

# 土地里有梦的香甜

□万艳

么叔的儿子明亮大学毕业进了大厂，工作多年后，终于在上海贷款买了套小小的公寓。搬进新房那一刻，明亮第一时间就兴奋地给么叔打电话，叫他去上海耍。

明亮是我们村上出的唯一名牌大学生，一直是么叔的骄傲，每次在村口的“新闻播报站”——大黄葛树下与人闲聊，不管是谈瓜豆桑麻、鸡鸭牛羊，就算天南海北绕了地球一周，最终都会万流归海地扯到他家儿子：我家明亮进了全球前五十强公司；我家明亮升职当经理了；我家明亮叫我去大上海耍……牛皮吹了很久，也没见他去过一次上海。村上有人言：大上海那“海”大着呢，明亮那小子在那儿就是个小虾，能扑腾出个啥？

实情是，明亮在上海一直与人合租住在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，屋子窄得跟裤腰带似的，腿都迈不开。这下他一买房，么叔可以扬眉吐气地去儿子那，去大上海，终于堵上村里人的嚼舌根。

么叔第一时间给吴蚰蚰打去电话，气若洪钟地宣告：我家明亮给我买了机票，我明天要坐客车到省城搭飞机去上海了。

么叔曾是俺石泉村的村会计，在村民心中属当之无愧的知识型干部。吴蚰蚰是么叔的发小兼高中同学，大名吴胜才。蚰蚰是村里人赐的，一是他个人瘦，二是他话多嘴碎。他对么叔有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心结。当年，他们一起竞选村会计，最终么叔获选并连任。二人都是村里的能人，平常玩聊在一起，其实，暗地里都相互较着劲。么

叔疑心那句“明亮在那就是个小虾，能扑腾出个啥？”出自他口。

么叔一到上海，每天都给吴蚰蚰打电话，几乎做到了时时播报：“东方明珠果然和电视里一样高”；“黄浦江可比电影《上海滩》里繁华多了，格老子的，坐在游轮上看两岸夜景，都快晃瞎我老眼”……“格老子的”是么叔的口头禅，有语气助词之功能。

好长一段时间，吴蚰蚰发现么叔没了音讯——时时播报没了。听不到么叔的嘚瑟，他还习惯了，打电话去问，电话那头么叔有气无力：我想回石泉村。

么叔病了。什么病？么叔都不好意思给人讲——失眠。活了六十年，一辈子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么爸，都不知睡不着觉为何物，这进城没几天，还患上城里人的洋毛病，这不矫情？

每天待在儿子的斗室里，么叔无聊透顶。刚来时明亮请假陪了几天，他上班后，每天都忙到很晚回家，几乎没周末，父子俩一起摆句龙门阵都难。小区豆腐块大的绿地与老家四季变换望不到头的庄稼地哪可比，没啥转头。每天站在三十多层的高楼，远望是耸立的钢筋水泥丛林，俯视是蚂蚁一样忙碌的人流车流，么叔感到头晕目眩，不禁疑问：这世界怎么这么忙呀？

八年前，朱红小妹初到我家，纤细羸弱，不过筷子粗细。经朝夕呵护，它早已攀着玫瑰红兄长的枝干向上生长，枝繁叶茂，探向阳台外云天。

盛夏的阳台，是三角梅的盛大主场，满目繁花，热烈烂漫。朱红花瓣薄如蝉翼，通透轻盈，阳光穿透花瓣，细密纹路清晰可见，宛如胭脂晕染的轻纱；玫瑰红花瓣带着温润绒感，风拂枝叶，簌簌轻响，仿若兄长娓娓诉说温柔往事。兄妹枝丫交缠相拥，小妹将最美的花苞绽在兄长肩头，兄长舒展厚实枝叶，为小妹遮挡炎炎烈日。楼下邻里闲谈相望，期许花期绵长，让这满阳台的烂漫，装点寻常烟火岁月。

秋风渐渐，秋叶翩跹。一片枯黄落叶轻轻落在摊开的书页，酿成浅秋的诗。兄妹俩轻声絮语，纵使时序渐晚，仍奋力绽放，不负流年、不负相伴。纵然芳华将逝，身旁月季次第盛开，接续阳台芬芳，岁岁温柔相伴。我拾起零落花瓣，妥帖收纳于竹篮，片片落花，皆是光阴沉淀的温柔碎片。

在城里坚持不到两个月，么叔打包回了乡，离家之前可是广而告之要去小住半年的。

一进家门，么叔丢下包裹，撂下一句：出去遛遛。到吃晚饭时，也不见么叔回来。打电话，电话在墙脚的包裹里响。家人出门四寻，村口的“新闻广播台”没去，吴蚰蚰及他的几个好友家也没去，附近都寻了个遍，不见人影。眼见天越来越黑，家人着急了。堂姐说：会不会去了东头庄稼地？

几个侄儿拿了电筒照着田埂一路寻去，终于在自家苞谷地里看到歪在地角斜坎坡上熟睡的么叔，他粗壮的呼噜声与旷野的蛙鼓虫鸣两相应和，在初凉的秋夜里，像支不太协调的奏鸣曲。

揉着惺忪睡眠的么叔，一边起身一边咕哝：“这苞谷林真香，香里还掺着甜哩。”又跺跺脚下的土地：“躺这儿咋这么安心踏实呢？格老子的，这一觉可睡安逸舒坦啰。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冬夜清寂，残雪覆满枝丫。我裹毯静坐阳台，听北风穿枝而过，细数流年。风雪忆旧，十载光阴倏忽，当年大雪之中，我将玫瑰红兄长植株裹入篷布、悉心抱回；朱红小妹初栽之时，随手埋下的樱桃核破土抽芽，虽未熬过盛夏，却成岁月里最温柔的期许。

山城冬雾朦胧，长江航灯点点闪烁，兄妹俩相依的剪影映在墙面，岁岁朝朝，陪我阅尽日出月落、四季轮回。风雪终散，新春将至，枝丫轻颤，默默期许来年繁花更盛。

春风如约归来，晨光再度漫上阳台。枝间冒出点点新芽，枝头鼓出玲珑花苞，新一轮光阴，在花瓣开合间缓缓铺展。

这满阳台岁岁不绝的盛放，源于山水相拥的重庆沃土。这座城常年清风暖阳、云天澄澈，山城儿女坚韧质朴、温柔向善，以双手耕耘生活，以热爱浇灌岁月，让一城烟火温热绵长，岁岁繁花似锦，岁岁温暖向阳。而阳台上所有花之絮语、风之惦念，终将融进人间烟火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 阳台上的光阴絮语

□熊家林

晨光漫过楼宇檐角，小小阳台便在温柔熹微中悄然苏醒。我家阳台的两株三角梅，恰似一对相守相伴的兄妹，岁岁朝朝，比晨光醒得更早。沉稳敦实的玫瑰红兄长，温婉灵动的朱红小妹，十载朝夕伫立，以花叶为语，陪我细数温柔光阴。

花木似通人情，默默记挂着夕阳冷暖。知晓我昨夜偶有咳嗽，兄妹俩趁着晨兴肆意盛放，只为用满阳台芬芳与满眼明媚，为我驱散晨起的倦意。

